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六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徐如灝

傳家集卷六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書啓四

答張先生砥書

八月二日涑水司馬光白張君先生辱書示以所著春秋傳士大夫不以經術為事久矣足下獨能治春秋三十年成書三十萬言是古之儒者復見於今日也欽仰咨嘆無有窮已足下自謂天以聖師之道厄日引久而

陰有所相若非已意之所自出者光經術素淺於春秋尤所不通虛辱足下之賜讀之累日不能識其涯涘又烏暇知其得失敢錯論議於其間哉至於建白於上乞廢三傳之學而行足下之書以仲千載聖人未明之意此尤非光之所敢任也不勝惶愧之劇其書謹再拜封納請更擇能通春秋學有大名居髙位可以副足下之求者而從之幸甚幸甚不宣光白

答陳監簿師仲書

九月十八日涑水司馬光再拜陳君監簿足下金州人來辱兩書以能出處見期未相識為恨光實何人敢受此賜反仄愧汗無地自處光性愚陋頗好讀古人書聞君子之風亦知慕之而未能至睹小人所為頗知耻之但恐未能免耳鄉蒙朝廷猥加收采塵污侍從預陪國論訖無銖兩之補俄又擢寘樞庭譬如有人舉萬金之重加稚子之背彼必走而避之萬金非不貴也然走而避之者知非其任故也此乃物理之常烏足謂之賢哉

今以衰病自求便安朝廷未棄之田里尚縻以一官賜之廪禄使飽食安坐自放於豐草長林閒乃聖主之至仁鄙夫之大幸豈敢效古之人以道不行而自藏哉恐足下傳聞之誤而奬借之過誠不敢自保恐萬一佗日陷足下於不知言之責以重老朽之辠是敢輒自陳叙況瀆聰明庶幾識察而已光雖未獲侍前三復足下書及所示文編語高而氣直才美而志大其嚮往欽服之心固非筆札所能盡也

答李大卿 孝基 書 熈寧五年正月十三日作

光再拜昨晚暫得請見經宿起居何如適辱誨筆承朝夕往河清不得再詣辭千萬以保攝為禱大卿平生以保攝為事計其專勤舉世無倫然光區區猶有所獻者譬如舉輕塵以裨泰山雖不知量志在忠益而已光聞一陰一陽之謂道然變而通之未始不由乎中和也陰陽之道在天為寒燠雨暘在國為禮樂賞刑在心為剛柔緩急在身為飢飽寒熱此皆天人之所以存日用而

不可免者也然稍過其分未嘗不為災是故過寒則為春霜夏雹過燠則為秋華冬雷過雨則為霪潦過晹則為旱暵禮勝則離樂勝則流賞僭則人驕溢刑濫則人乖叛太剛則暴太柔則懦太緩則泥太急則輕饑甚則氣虛竭飽甚則氣留滞寒甚則氣沈濡熱甚則氣浮躁此皆執一而不變者也善為之者損其有餘益其不足抑其太過舉其不及大要歸諸中和而已矣故陰陽者弓矢也中和者質的也弓矢不可偏廢而質的不可遠

離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由是言之中和豈可須臾離哉昨日聞大卿言臟腑素有冷疾須至服熱藥今則徧身生瘡疥手足時瘈瘲疑有風邪尚欲以烏頭治之光雖略曾以所見貢聞又恐侍坐之久尊體疲倦不敢畢其辭而退竊以大卿勤養生之術數十年而猶有冷疾者殆食素膳太多故也彼筍蕈乳腐麩渾豆炙性大寒而滯氣光見人多食之致脾胃虛弱脹滿滑泄面目浮

腫腰足沈重前後非一矣天生萬物各有所食茍不得其所食則不能全其生人為萬物之靈蔬穀酒肉而食之乃其常性也酒肉者所以扶衰養疾不可廢也大卿絕酒肉而專素膳為日已久此其所以有冷疾也既得冷疾復以熱藥攻之聞大卿所服之藥皆躁悍酷烈佗人莫能近口此其所以失中和也中冷則為羸瘠面腫外熱客於肌膚則為瘡疥流於筋脉則為癋瘲光雖不曉醫以陰陽之理推之殆不遠矣不勝款款之愚欲

望大卿自今罷素膳屏熱藥靜處以適神潛心以實下起居飲食造次須臾不少離於中和試行之旬月竊謂所苦不須攻療必自去矣若旬月無效棄黜其言可也光以託契義之舊仰德名之熟雖得見尚新所居連牆而往來不數然愛重之心過於朝夕握手接膝者矣是以敢輒獻盡言幸希裁察不宣光再拜

與吳丞相充書 熙寧十年四月作

光啟光愚戇迂僻自知於世無所堪可以是退伏散地

苟竊微禄以庇身保家而已近聞道路之人自京師來者多云相公時語及姓名或云亦甞有所薦引未知虚實光自居洛以來仕宦之心久已杜絶在少壯之時猶不如人况年垂六十鬚髪皓然視昏聽重齒落七八精神衰耗豈復容有干進之心但以從遊之久今日特蒙齒記感荷知已之恩終身豈敢忘哉顧惟相公富貴顯榮豐備已極光跡冗之人無一物可以為報唯忠信之言庶幾仰疇盛德之萬一耳伏惟明主歷選周行登用

人傑以毗元化以光不敢忘知已之心知相公必不輕孤於明主也竊見國家自行新法已來中外恂恂人無愚智咸知其非州縣之吏困於煩苛以夜繼晝棄置實務崇飾空文以刻急為能以欺誣為才閭閻之民迫於誅斂人無貧富咸失作業愁怨流移轉死溝壑聚為盜賊日夜引領冀朝廷之覺寤獘法之變更凡幾年于茲矣相公聰明豈得不聞之邪今府庫之實耗費殆竭倉廩之儲僅支數月民間貲産朝不謀夕而用度日廣掊

斂日急河北京東淮南蠭起之盜攻剽城邑殺掠官吏官軍已不能制矣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霜蝗所在如是其為憂患豈可勝諱哉此安得謂之細事保其必無而恬然不以為意乎賈誼當漢文之世以為譬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若當今日必謂之火已然而安寢自若者也昔周公勤勞王家坐以待旦跋胡疐尾羽𧥡口瘏終能為周家成太平之業立八百之祚身為太師名播無窮子孫奄

有鼂錯與周升降王夷甫位居宰輔不思經國專欲自全置二弟於方鎮以為三窟及晉室阽危身亦不免然則聖賢之心豈皆忘身狥物不自為謀哉蓋以國家興隆則身未有不預其福者也顧衆人之識近而聖賢之慮遠耳如相公之用心固周公之用心也今若法弊而不更民瘼而不恤萬一鼠竊益多蠭蠆有毒則竊恐廟堂之位亦未易安居雖復委遠機柄均逸外藩固非息肩之處乃至投簪解紱嘯傲東山亦非高枕之地也然

則相公今日救天下之急保國家之安更無所與讓矣救急保安之道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之法息征伐之謀而欲求其成效是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欲適郢而北轅疾驅也所求必不果矣欲去此五者而不先別利害以寤人主之心則五者不可得而去矣欲寤人主之心而不先開言路則人主之心不可得而寤矣所謂開言路者非如曏時徒下詔書使臣民言得失既而所言當者一無所施行又取其稍訐直者隨而罪

之此乃塞言路非開之也為今之要在於輔佐之臣朝夕啟沃唯以親忠直納諫爭廣聰明去壅蔽為先務如是則政令之得失下民之疾苦粲然無所隱矣以聖主睿明之資有賢相公忠之助使讜言日進下情上通至治可指期而致況弊法何難去哉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苟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尚有反掌之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雖邴魏姚宋之佐將末如之何必有噬臍之悔矣相公讀書從仕位之

首相展志行道正在此時苟志無所屈道無所失其合則利澤施於四海其不合則令名高於千古大夫立身事君始終如此亦可以為無負矣光切於報徳貪盡區區不覺辭多光惶恐再拜

答蔣中舍深之書

深之祖綸淳化中為永康軍判官死蜀寇

光啟承垂示先都官畫像記沈公論之已詳殆無以加古之人誰不死惟得其所為難故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各死其所受禮也為臣事君不計位之高卑

恩之厚薄知之淺深苟在其職死之義也方蜀寇之熾守臣軍帥棄地與衆而逃者多矣先都官獨以文吏在下位力戰死之其於禮義非知之明守之篤能如是乎可謂得其所矣况公既叙其忠孝光又述其禮義然忠孝禮義亦相與為表裏者也光再拜

答郭長官純書

光啟去歲十月蒙惠書足下所治路僻光閒居難值便人以是朞年不獲修報然中懷耿耿未嘗暫忘潘司録

來又辱書且感且媿霜秋公餘喜聆安善所示會統稽亢圖貫穿千餘載前賢搜羅所不至者纖悉畫備靡有闕遺非夫好學之勤用意之精誰能臻此欽服欽服光學疎識淺於正閏之際尤所未達故於所修通鑑敘前世帝王但以授受相承借其年以記事爾亦非有所取捨抑揚也於漢昭烈之立嘗著論以述其事今并録呈可以見其不敢專矣夫正閏之論誠為難曉近世歐陽公作正統論七篇以繼之自謂無以易矣有章表民者

作明統論三篇以難之則歐陽公之論似或有所未盡也歐陽公謂正統不必常相繼有時而絕斯則善矣然謂秦得天下無異禹湯又謂始皇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又以魏居漢晉之間推其本末進而正之此則有以來章子之疑矣章子補歐陽公思慮之所未至謂秦晉隋不得與二帝三王並為正統魏不能兼天下當為無統斯則善矣然五代亦不能兼天下與魏同乃獨不絕而進之使與秦晉隋皆為霸統亦誤矣足下離之更為

其等斯又善矣然則正閏之論雖為難之經三君子盡心以求之愈講而愈精庶幾或可以臻其極乎是知古之人貴於切切偲偲良有以也如光者惷愚頑安足以闚三君子之藩籬而敢措一辭於正閏之間竊惟足下録此書以相示葢亦有切切偲偲之志非欲光為諾諾之人也芻蕘之言明者擇焉光辱足下之厚意豈可逆自鄙薄不傾胷腹之所有以盡布於左右而求采擇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先儒謂秦為閏者以其居

二代之間而非正統如閏居兩月之間而非正月也夫霸之為言伯也古者天子立二伯分治天下諸侯周衰方伯之職廢齊桓晉文能帥諸侯以尊周室故天子冊命使續方伯之職謂之霸主而後世學者乃更以皇帝王霸為德業之差謂其所行各異道此乃儒家之末失也今章子以霸易閏似未為得恐不足遵也夫統者合於一之謂也今自餘以下皆謂之統亦恐名之未正也又蜀先主自言中山靖王之後而不能舉其世系後唐

出於沙陀姓朱邪氏唐賜之姓明宗復非莊宗之族清泰又非明宗之子李昪起於厮役莫知其姓或云湖州潘氏子李神福俘之以為僮僕徐温匄之以為子及稱帝慕唐之盛始自言姓李初欲祖吳王恪嫌其誅死又欲祖鄭王元懿命有司檢討二王苗裔有司請為恪十世孫昪曰歷十九帝十世何以晝之有司請以三十年為一世議然後定足下云蒙先世之烈者謂之餘今三家皆謂之餘可乎且餘者豈非謂承王統之餘也今劉

知遠謂之閏而劉崇謂之餘可乎又凡不能一天下者或在中國或在方隅所處雖不同要之不得為真天子今以曹魏劉石二趙符姚兩秦元魏高齊宇文周朱梁石晉劉漢郭周為閏孫吳劉宋二蕭齊梁陳慕容燕赫連夏為偏李蜀呂李禿髮沮渠西凉乞伏秦馮燕楊吳王孟兩蜀㕓南漢王閩為僭三者如不相遠然願更詳之彼符氏姚氏與慕容氏赫連氏與拓跋氏一據關西一據山東與高齊宇文周何以異乎又凡天禄之不終

者傳世不傳世等耳王莽雖簒竊天下嘗盡為之臣者十八年與秦頗相類非四夷羣盜之比也則天乃唐之母后臨朝稱制與呂后無殊但不當革命稱周耳其後子孫相繼有天下不得謂之不終其身今與王莽同謂之偽亦似未安也凡此數者皆愚陋之所見未必中理顧足下采其區區之心而不以為罪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陳司法師仲書

八月三十日涑水司馬光謹復書司法陳君足下辱書

并示先國博家傳以為何蕃董邵南之節行不見於他書獨韓文公傳而詩之故其名彰徹迨於今謂光盍亦為傳若詩使吾先君之名流布於世承命悸栗流汗及足何足下比擬之非倫而責望之太過乎文章自魏晉衰微流及齊梁陳隋齓憊纖靡窮無所之文公傑然振而起之如雷霆列星驚照今古自班張崔蔡不敢企仰況潘陸以降固無足言故何董之名附其文而傳鄉使一妄庸人傳而詩之二子於今尚有聞乎光性愚學疎

於文尤非所長今時常為秉筆者笑敢望傳於後乎足下乃使為韓之所為是猶驅策駑馬曰必為我追千里之足其果能為之乎借使光不自知量輒引韓以自況為詩傳以叙當世賢者之事業必取舉世之嗤詈且無容其身矣誠不敢自愛大懼汩没先君子之名以重其辠况先君子之名潛德遺美二顔既傳而評之甚精且詳决傳無疑光何所有可以加銖兩之重乎惟足下憐而察之

與范景仁問正書所疑書

光啟晚來蒙惠手筆并椶扇值相繼有客不得即時修謝前此承示所著正書且垂諭云未安處便與點竄以景仁之明達耆壽加以平生所致思而得者乃下問於頑鄙末學如光之比雖古人詢于芻蕘以能問不能殆無以踰此何以勝克悚仄悚仄伏讀累日如風雅皆周道既衰詩人追思其盛而歌之關雎以興淑女非興后妃成康平王齊侯皆指其爵謚文王配上帝終周世常

然八蜡不數昆蟲三年之喪不應二十七月衆子在嫡孫亦應傳重舜無塗廩浚井之事韓愈為嫂服期非是凡此之類皆其素所揣揣謂其當然而未敢自信今乃幸與景仁如合符契豁然決矣至於解利貞者情性也四海困窮悉遠能邇皆先儒研思所未到不勝歎服其間亦有愚昧所未諭者十餘條或一字筆誤無不發出以俟稍暇得侍函丈請益卒業前日所留易說繫辭注續詩話皆狂簡不揆宜見誅絶於君子者然亦庶幾景仁

矜其有志於學痛為鉏治其蕪穢明示以坦塗使識所之詣幸甚幸甚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斯道也亡廢久矣面相諛背相訾者出門皆是也非吾人孰當惜之幸冀留意

答孫長官察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崇信賢令孫君足下蒙貺書惠示以尊伯父行狀墓誌及所著唐史記令光為之碑以紀述遺烈以尊伯父之清節令望加

之光自幼穉至于成人得接侍周旋今日獲寓名豐碑之末附以不朽何榮如之雖文字鄙拙亦不敢辭顧有必不可承命者惟足下察之光鄙日亦不自揆妄為人作碑銘既而自咎曰凡刊琢金石自非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雖強顏為之後人必隨而棄之烏能流永久乎彼孝子孝孫欲論譔其祖考之美埀之無窮而愚陋如光者亦敢膺受以為已任是羞汚人之祖考而沒其德善功烈也罪孰大焉遂止不為自是至今

六七年所辭拒者且數十家如張龍圖文裕張侍郎子思錢舍人君倚樂卿損之宋監子才或師或友或僚寀或故舊不可悉數京洛之間盡知之儻獨為尊伯父為之彼數十家者必曰是人也盖擇賢不肖為之也為人子孫者有人薄其祖考宜如何讐疾之哉以光幺麽使當此數十家之讐疾將何以堪之所以必不可承命者此也雖然竊有愚意敢試陳之惟足下采擇焉今世之人既使人為銘納諸壙中又使佗人為銘植之隧外壙

中者謂之誌隧外者謂之碑其志葢以為陵谷有變而祖考之名猶庶幾其不泯也然彼一人之身耳其辤雖殊其爵里勲德無以異也而必使二人為之何哉愚竊以為惑矣今尊伯父既有歐陽公為之墓誌如歐陽公可謂聲名足以服天下文章足以傳後世矣佗人誰能加之愚意區區欲願足下止刻歐陽公之銘植於隧外以為碑則尊伯父之名自可光輝於無窮又足以正世俗之惑為後來之法不亦美乎未審足下以為何如

答張尉來書

五月五日陜人司馬光謹復書福昌少府祕校足下光行能固不足以高於庸人而又退處冗散屬者車騎過洛乃蒙不辱而訪臨之其榮已多今又承賜書兼示以新文七篇豈有人嘗以不肖欺聽聞邪何足下所與之過也始懼中愧終於感藏以自慰知幸知幸光以居世百事無一長於文尤所不閑然竊見屈平始為騷自賈誼以來東方朔嚴忌王子淵劉子政之徒踵而為之皆

蹈襲模倣若重景疊響訖無挺特自立於其外者獨柳子厚恥其然乃變古體造新意依事以叙懷假物以寓興高颺横騖不可羈束若咸韶護武之不同音而為閑美條鬯其實鈞也自是寂寥無聞今於足下復見之茍非英才間出能如此乎欽服慕重非言可追然彼皆失時不得志者之所為今明聖在上求賢如不及足下齒髪方壯才氣茂美官雖未達高遠有漸異月方將冠進賢佩水蒼出入紫闥訏謨黄閣致人主於唐虞之隆納

烝民於三代之厚如斯文者以光愚陋竊謂不可遽為也光頓首

與景仁論樂書

九月二十一日某再拜白景仁足下蒙示房生尺法云生嘗得古本漢書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誤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之縱置之則太長橫置

之則太短今新尺横置之不能容一千二百黍則大其空徑四釐六毫是以樂聲太高又嘗得開元中笛及方響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皆由儒者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是不若以一千二百黍實管中隨其短長斷之以為黄鍾九寸之管九十分其長一為一分取三分以度空徑數合則律正矣景仁此來盛稱此論以為先儒用意皆不能到可以正積古之謬祛一世之惑光竊思之有所未諭者凡數條

敢書布陳幸景仁教之景仁曰房生家有漢書異於今本
光按累黍求尺其來久矣生所得書不知傳於何世而相
承積謬由古至今更大儒甚衆曽不寤也又其書既云積
一千二百黍之廣何必更云一黍之起此四字者將安施
設劉子駿班孟堅之書不宜如此冗長也且生欲以黍實
中乃求其長何得謂之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孔子稱必也
正名乎必若所云則為新尺一丈二尺得無求合其術而
更戾乎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於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

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嚮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邪夫度量衡所以佐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為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又謂後世器或壊亡故載之於書形之於物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

不取於黍將安取之凡物之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為審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為黄鍾之律是則律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何從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耳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圍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為數者患

其空積微之大頫則上下輩之所為三分者舉成數而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也又律管至小而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庣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邪景仁曰生以一千二百黍積實於管中以為九寸取其三分以為空徑此自然之符也光按量法方尺之量所受一斛此用累黍之法校之則合矣若從生言度法變矣而量法自如則一斛之物豈能滿方尺之量乎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為法何得度法獨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

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量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据其容與其重非十二百黍不可至於度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為之定率也景仁曰生云今樂太高太常黄鍾適當古之仲呂不知生所謂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耶笛與方響里巷之樂庸工所為豈能盡得律呂之正乃欲取以為法考定雅樂不亦難乎此皆光之所大

惑也君子之論無固無我惟是之從景仁苟有以解之使瑩然明白則敢不斂衽服義豈欲徒為此譊譊也

景仁復書

九月二十二日鎮再拜復書君實足下昨日辱書以為鎮不當為議狀是房庶尺律法始得書憮然而懼曰鎮違羣公之議而下與匹士合有不適中宜獲戾於朋友也既讀書乃釋然而喜曰得君實之書然後決知庶之法是而鎮之議為不謬庶之法與鎮之議於今之世用與不用未可

知也然得附君實之書傳於後世使後世之人質之故終之以喜也君實之疑凡五而條目又十數安敢不盡言解之君實曰漢書傳於世久矣更大儒甚衆庶之家安得善本而有之是必謬為脫文以欺於鎮也是大不然鎮豈可欺哉亦以義理而求之也春秋夏五之闕文禮記玉藻之脫簡後人豈知其闕文與脫簡哉亦以義理而知之也猶鎮之知庶也豈可逆謂其欺而置其義理哉又云一黍之起於劉子駿班孟堅之書為冗長者夫古者有律矣未知

其長幾何未知其空徑幾何未知其容受幾何豈可直以千二百黍置其間哉宜起一黍積而至一千二百然後滿故曰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其法與文勢皆當然也豈得為冗長乎若如君實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也若爾是子駿孟堅之書不為冗長而反為顛倒也又云積一千二百黍之廣是為新尺一丈二尺者君實之意以積為排積之積廣為一黍之廣而然邪夫積者謂積於管中也廣者謂所容之

廣也詩云乃積乃倉孟康云空徑之廣是也又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者此孔子教子路以正衛之父子君臣之名分豈積與廣之謂邪又云古人制律與尺量權衡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為三者茍亡得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者是也又云黍者自然之物有常而不變者亦是也古人之慮後世其意或當如是然古以律生凡古人之意既知黍之於後世可以為尺豈不知黍之於後世亦可為律而故於其法為相戾乎若如君實之說則是古人知一而不知

二也知彼而不知此也又云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之大要不及半分則棄之也者今三分四釐六毫其圍十分三釐八毫豈得謂不及半分而棄之哉漢書曰律容一龠得八十一寸謂以九分之圍乘九寸之長九九而八十一也今圍分之法既差則新尺與量未必是也如欲知庶之量與尺合姑試驗之乃可又云權衡與量據其容與其重必千二百黍而後可至於尺法止於一黍為分無用其餘若以生於一千二百是生於量也且夫黍之施於權衡則由

黃鍾之重施於量則由黃鍾之龠施於尺則由黃鍾之長

其實皆一千二百也此皆漢書正文也豈得謂一黍而為

尺耶豈得謂尺生於量耶又云庶言太常樂太高黃鍾適

當古之仲呂不知仲呂者果后夔之仲呂耶開元之仲呂

耶若開元之仲呂則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者此正

是不知聲者之論也無復議也又云方響與笛里巷之樂

庸工所為不能盡得律呂之正者是徒知古今樂器之名

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也亦無復議也就使得真黍

用庶之法制為律吕無忽微之差乃黄帝之仲吕也豈直后夔開元之云乎書曰律和聲方舜之時使夔典樂猶用律而後能和聲今律有四釐六毫之差以為適然而欲以求樂之和以副朝廷制作之意其可得乎其可得乎太史公曰不附青雲之士則不能成名君實欲成其名而知所附矣惟其是而附之則可其不是而附之安可哉諺曰抱橋柱而浴者必不溺君實之議無乃為浴者類乎君實見浴不敢不為此誐誐也

再與景仁書

九月二十三日光再拜景仁足下前者妄爲書以干聰明意欲就大君子決所疑也退而懼曰房生老儒遠來景仁方欲就其名而我難問不置得無罪於景仁乎既又自得曰景仁惟義之從非人之私也我又何懼昨日得所示書然後釋然而不我罪而猶我教也幸甚幸甚然其中猶有未察愚意而直以彊辭抗之此所以憤憤不得飲默必當自伸者也景仁曰我違群公之議而下

與匹士合宜獲戾於朋友此何言也光雖不肖豈肯教景仁枉道上同以取容哉顧所論何如耳論苟是歟雖禍寛博當從而事之論苟非歟雖萬乘之君滋不受也若以為彼貴人也論雖是當非之此寒士也論雖非當是之亦非中正之道光所不為也景仁曰如光之說以尺生律漢書不當先言本起黄鍾之長而後論用黍之法是大不然光非謂太古以來律必生於度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度求之耳安得不謂之度生

於黃鍾之長邪景仁曰安知今之太高非昔之太下是不知聲者之論是則然矣然能知聲之正者果誰耶又曰徒知今古樂器之名為異而不知其律與聲之同夫古今樂器與聲之同光亦知之所不知者今樂之太蔟或應古樂之大吕今樂之大吕或應古樂之黃鍾則非光所及知也豈徒光耳自非古之神瞽誰適知之景仁曰就使得真黍用庶之法制為律吕無忽微之差乃黃帝之仲吕也夫真黍或可得而律吕不難制若欲求無

忽微之差則難矣乃遽以房生之智為與黄帝同亦以襃矣景仁謂光欲成其名而知所附若抱橋浴者光始聞景仁論房生尺則未敢謂之然當是時豈前知諸公絀房生之議乎盖景仁欲以此抑之使不敢語宜苟欲立論求是者安避此譏哉避此譏而不為非正直也若乃尺法之可疑者則前書論之已詳惟景仁未賜熟察耳光復何言若終如是而不可變則願附景仁之言以逵來世之君子而質是非焉古之朋友無不切磋琢磨

以明其道景仁必不罪其不已從而往返不已也

景仁再答書

九月二十四日鎮復書君實足下鎮豈不知君實者也君實之為人也其性介其言辯其性介故惡不介之名其言辯故能窮物之義理故鎮以不介之事加君實以起君實之辯而窮尺律之義理因之以為戲也孔子曰前言戲之耳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實何恤而憤憤不得飲默哉來書六百七十有八言而二百五十言

及尺律就二百五十言去前書重複者其言無幾矣君實之辯義理於此止乎將亦有隱而未發者何其釋不介之事多而論尺律之事少也君實以為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以尺起律鎮以為古者以律起尺後世亦以律起尺前書盡之矣不復言也君實云今樂之太蔟或應古樂之大吕今樂之大吕或應古樂之黄鍾以為君實所不得知也者豈直君實哉古之神瞽亦不得知也豈直古之神瞽哉古之后夔亦不得知也何哉無律也古者以律而考聲

也書曰律和聲周禮曰執同律以聽軍聲是也前書盡
之矣不復言也君實言鎮云用庶之法則黃帝之仲呂
以為褒庶之智與黃帝侔者非也今農夫治田禾麻菽
粟黍稷粱稻以時而布之或耕之或耘之或先種而後
斂之或後種而先斂之有過之者曰此后稷之法也農
夫之智果后稷乎老娌鑽木取火承以束緼傳以薪燎
治鳥獸之肉炮之燔之烹之煮之有過之者曰此炎帝
之法也老娌之智果炎帝乎醫者能知藥有陰陽配合

子母兄弟根莖花葉金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制者又能知人之手足口耳眼鼻膚髮心腹腎腸受氣之處而療之過之者曰此神農之法也醫者果神農之智乎然則君實之允鎮亦未得也君實以為鎮不熟察君實之書尚有條目乎幸一一疏示不宣鎮再拜

傳家集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傳家集卷六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書啟五

與王樂道書元豐三年八月作

昨日光退與郭秀才再三評議樂道所苦蓋本非大病但藥物過分劑衣食不適宜致困憊如此耳光雖不曉醫觀樂道羸瘠雖甚然精神聲氣殊未覺衰願樂道姑自保養勿為過慮凡人之所賴以生者天地中和之氣

也若不節飲食衣服直以極熱極寒疎利之藥循環攻之使中和之氣何以自存乎況今樂道之疾上熱下寒服涼藥則熱未去而寒益甚服温藥則寒未減而熱益加然則所服之藥皆有損而無益也光愚欲望樂道盡屏去諸藥必不得已止服參苓之類扶助胃氣可也只調飲食以待病氣自退飲食不惟禁止生冷亦不可傷飽亦不可傷飢粟米性温作薄糜如藥強服之且有穀氣以助養臟府衣服不可過薄亦不可過厚加之棄置萬事勿以經懐沈聽

內視藏心于淵恬淡逍遥歸于自然使神安志適骨肉都融則中和之氣油然自生如此養之旬月何疾不瘳矣夫欲速則不達半歲之病豈一朝可愈但當去其害之者勿令過與不及俟氣血徐徐自復則善矣光夙夜為樂道思之無以出此輒敢獻其區區雖其言似迂然收效甚遠在聰明詳擇之

答新知磁州陳大夫游古書

正月二十二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知府大夫足下

光雖未獲展際然與令姪公廙相知為日固久近蒙貺書并寵示先相國文集一通三復書文愧汗湍顔伏惟先相國閎才茂勲布在竹帛以其餘力發揮於文光自為兒未齔時固已誦相國之詩况於今日瞻仰遺文譬如蓬莪生泰山之隅依附而不知其高儵鮒歷渤澥之尾游泳而莫測其廣足下乃比之揚雄遇明哲君子過矣此豈後進小生所宜當也前歲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廣傳於世光幸以鄰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

字未正必盡訪問茍淺學所能及者未嘗敢有隠也所不能及者亦不敢質而闕之請公廣訪諸能者此特磨研編削之比耳豈足為有功於先集哉乃蒙足下勤勤相謝又褒借太過雖增君子謙謙之美顧小人不敢受而有殆無地以自處所幸者得閟藏先集以詒子孫俾轉相授受以永其傳乃其志也

答范景仁書

近於夢得處連得所賜兩書聞泛西湖浮溴水登香菜

樓望陘山起居甚適差慰勤想又蒙教以宜覬素問病原有療病導引之方且云鑄周髆漢斛已成欲令光至潁昌就覩之雖古之儒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勤勤懇懇殆不過此其幸與感何可勝言但以家兄約非久入洛須留此待之不可捨去故未敢輕諾徒增耿耿耳景仁所教誠善矣孔子曰盍各言爾志竊不自揆輒敢以所聞養生及治樂之道薦於左右譬猶嘉穀既殖必使傭役從而耘耨之大厦既構必使賤工從而礱斵之然

後克成其粹美也景仁可能不鄙而聽之乎常記昔者
與景仁同在貢院充點檢官主文試進士民受天地之
中以生論當是時場中秉筆者且千人皆以為民之始
生無不禀天地中和之氣也其文辭之美固多矣以愚
觀之似皆未得劉康公之指常欲私出鄙意而論之因
循汨沒卒不能就於今三十五年矣因景仁教以養生
之道敢試言之康公之言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

以取福不能者敗之以取禍今成子惰棄其命矣盖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夫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為太極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其德大矣至矣無以尚矣上焉治天下下焉脩一身捨是莫之能矣就其小小者言之則養生亦其一也何以知之夫人之有疾也必自於過與不及而得之陰陽風雨晦明必有過者焉飢飽寒燠勞逸喜怒必有偏者焉使二者各得其中無疾矣陰陽風雨晦明天之所施也飢飽寒

暑勞逸喜怒人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苟不失其中則天之所施雖過亦弗能傷矣木朽而蝎處焉肉腐而蟲聚焉人之所為不得其中然後病襲焉故曰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也是以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於中不離於中所以定命也能者則養其中以享福不能者則敗其中以取禍是皆在巳非在佗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記曰人有禮則生無禮則死人無禮則失中失中則棄命矣劉康公所以能知成肅

公之將死盖用此道也彼素問病原之説雖佳恐漫汗支離不若此道之為明且約也昔者聖人造次而動不爽於和縱心所欲不失其中施之於身則有餘矣將以教天下垂後世則未能也是故調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雖四海之遠千載之久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常若聖人之在其上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常若聖人之處其旁是以大夫無故不撤箕簴士無故不

撤琴瑟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間以收其放心撿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為用也周室既衰禮缺樂弛典章亡逸疇人流散律度量衡不存乎世咸英韶頀不傳乎人重以暴秦焚滅六籍樂之要妙存乎聲音其失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諸儒取諸胷臆以億度古法牽於文義拘於名數較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於無形之域訟於無證之庭迭相否臧紛然無已雖使后夔復生亦不能決彼周鬴出於考工記事非經

見是非固未得而知如漢斛者乃劉歆為王莽為之就使其真器尚存亦不足法况景仁復改其制度恐徒役心力費銅炭而已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先王之樂餘音遺文既不可得而睹聞矣盍亦返其本乎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謹

莊謹則嚴威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謹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此樂之本禮之原也夫樂之用不過於和禮之用不過於順二者非徒宜於治民乃兼所以養生也如某者雖知之常病未能行之今老矣猶庶幾強勉而學焉以養其餘生亦願景仁共勤此道捐其末求其本捨其

流取其原致樂以和其内致禮以順其外内和則疾疹不生外順則災患不至疾疹不生則樂災患不至則安既樂且安志氣平泰精神清明暢乎四支浹乎百體如此則功何以不若伶倫師曠壽何以不若召康衛武醫經病原皆可焚周髀漢斛皆可銷矣景仁以為何如哉抑禮樂乃天地人之大倫自古大賢君子尚不敢輕議而狂簡小子輒妄言及之是宜得誅絶之罪於聖人賴景仁之知我如鮑叔之知管仲也不以為僭不以為狂

庶幾有可采擇於其中焉

景仁又答書

某啓辱書言考工記及劉歆所鑄斛并素問病原不可不復竊謂舜廵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恃以為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由作也周之鬴漢之斛其法具存魏晉以來其尺至有十五種蓋由横黍縱黍所為而不稟於律也然卒不能

作樂止用舊聲終唐之世無變改者至周王朴始用魏晉所棄之法遂以仲呂為黃鍾太祖皇帝患之特下一律仁宗皇帝留意數十年終無所得及上仙太皇猶以李照胡瑗所鑄銅律置神御前然李照以縱黍累尺與今太府其律又應古樂而鍾磬才中太蔟是樂與律自相矛盾也胡瑗之樂君實詳知之此不復云前歲議樂按太常鎛鍾皆有小大輕重非三代不能為然最大者今為林鍾而仲呂乃居黃鍾子位考之正差五律與前

後言者相符雖經鎔鑿尚可補治若以大小次之必得其正近又用李照之樂則不若仲呂之愈也何則太蔟商聲宋子京所謂君實寄於臣管是也是大不可又況十二律皆有清聲花日新撰譜與鄭衛無異而以薦郊廟可乎考工記世以為漢儒所為漢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某亦於二書深疑之近因鬴斛考其制作不復疑矣又知太府之尺與權衡皆古之稟於律者惟量出於晉魏之貪政與律不合須君實面言乃悉竊以為論此

者今世無如吾二人講求問難之多而且久也得君實來恊同其說以破千餘年之惑為後世之傳則吾徒事業固亦不細矣難兄若朝夕來不敢奉邀候歸陜歲首垂訪春中却同入洛幸也劉康公論極佳此誠非舉人之所能到然素問專主於醫非黄帝莫能為者其至潁昌已再讀矣須有所得恨讀之之晚病原乃申素問之說易為觀覽若君實不倦亦不可忽於身大有所益聖人之於後世如此但恐未可焚燒鬴斛費銅炭則然亦

不可錯棄侍念不宣某再拜

與范景仁第四書

某啓近領正月十二日書續又領所賜論醫及樂書教誨勤勤感藏無已醫書固難測素問巢源在其中最精與誠如所諭光前書所云者非敢廢棄之也竊謂醫書治已病平心和氣治未病冀景仁既得其本則末可棄也然謂素問為真黄帝之書則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豈可終日坐明堂但與岐伯論醫藥鍼灸耶此周漢之

間醫者依託以取重耳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於尺房庶之律生於量皆難以定是非光為景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所重又須更審法制修廢官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為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於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鍾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善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光是以願景仁銷新鑄之鬴斛不欲使傳於後世萬一有知樂者音律既合於古矣

不幸得景仁之器考之而不合反以自疑曰景仁賢者
豈肯作器以誤我吏惑於其所學矣此光之所大懼也
望景仁察之數日來頓暄洛城花卉如錦家兄已到光
未可離此景仁既許來千萬勿食言也

景仁答第四書

人來得二月十六日手書承體候已就平復不勝喜慰
又云平心和氣以治未病君實之心未嘗不平其氣未
嘗不和而不能治未病其竊恐所有之樂如議之樂爾

醫與樂皆出於黄帝岐伯乃當時之工也聖人立法之時不可不如此周悉其書不若虞書周漢間依記以取重者亦然也尺量權衡亦起於當時何則已有律至虞書同律度量衡舜慮四方而此三物者不禀於律則風俗不可以統同故每歲廵於方岳下考而齊一之安得為不恃此以為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為黄鍾長九寸三分損一為林鍾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黄鍾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

一林鍾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乃增律之一寸以為尺豈生於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黄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古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盖出於魏晉以來貪政也即以所制律考太常鎛鍾未位最大者乃應黄鍾子位中者應仲吕前後人言高五律者不虚矣古者十二鍾皆有大小猶十二律之有長短也猶斛之有輕重也以律之徑三分至斛之方尺圓其外之百三萬六千八百

分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氂五毫之百六十二萬分皆無差也律者樂之本也鍾鼓云乎哉盖病後世專事鍾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定樂也胡先生律圍十三分三氂八毫者八圍九分者一圍八分四氂者一圍七分九氂五毫者一外有損益而内無損益何也爲聲之不協此也黄鍾之律短也黄鍾之律短者由以尺而生律也君實若不見

過一覿鯆斛其懼後世待君實爲執一而不變人也非所聞之君實也

與景仁第五書

光啟范朝散來領二月二十三日及晦日兩書所云遞中書未嘗得蓋二十三日書即是也夫治心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浩然者也孔子曰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中和者聖賢之所難而來示謂光心未嘗不平氣未嘗不

和猶不免於病此言過矣以光方於古人乃下之下者也於聖賢之道曾不能望其藩籬然亦知中和之美可以為養生作樂之本譬諸萬物皆知天之為高日之為明莫不瞻仰而歸向之誰能跂而及之耶鄙所以薦於左右者欲與景仁黽勉共學之爾安能遽入其域邪至於景仁去冬為酒所困發於耳發於牙是亦過中之所為也又云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惟量比所為律十三分二之大此無他出於魏晉以來貪

政也光為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所用耶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帛大其權衡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此則衆人共知其不然明矣黄金方寸其重一斤恐亦據今之尺與權衡言之爾唐自安史之亂雅樂工器什不一存逮於黄巢蕩無孑遺有殷盈孫者更案考工記始鑄鎛鍾十二五代用之

周世宗更命王朴考正其音後今以景仁律驗之在未位者已中黄鍾則是太常鎛鍾下七律也不知何故反以為合又景仁所謂律與䠞斛之分數光未甚觧豈非語其容受耶景仁亦以千二百黍為一龠則二百四十萬黍為一斛以今斛槩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面議莫能盡也鄙謂景仁必入洛庶得相與極論養生作樂之本今景仁既不來光又不得往欝欝之志殊未便也

景仁復第五書

某復書君實足下辱手書言中和之難誠是也禮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而禁醫書也孟子養浩然之氣榮辱禍福之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某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飲食過中非中和也尺與權衡合於律惟量為三分之大自魏晉自秦漢俱不載於書不可知也大斂之大給之亦不可知也古有什一之税而

魯什二漢什五秦大半皆大斂也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便於用而致然爾今尺合於律權衡合於律而斛之輕重合於權衡尺之方深合於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為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為一斛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為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自古至今黄金無變者尺之法權衡之法不可變亦猶是也其數與聲與尺與權衡皆稟於律獨量為不稟必有自來矣不見於書所以疑其自魏晉也以

胡先生樂書考之乃知其律短而聲高君實不求此而
襲先儒之誤乃云未甚僻黼斛之分者正以此也君實
深於筭請自律分推而至於權衡尺量則煥然無疑矣
求位最正者曰林鍾自六月至十一月則黄鍾位也非
有七律子位中者曰仲吕自十一月至四月則仲吕位
也前所謂各高五律非謬矣太常鎛鍾恐非盈孫所為
是時尺法亡久矣安得如考工記有大小輕重之法乎
故曰非周以前莫能為者累論議不决時以漢書脱文

及隋書所載先儒之誤非君實誤也更詳思之

與范景仁論中和書

光再拜自四月來連於夢得處領三書以無的便久未之報惟景仁必能察其非惰慢也來書主鬴斛論甚確光寡學於鍾律實所不解不足以辨是非鄉者互相攻難聊資戲笑耳今若喋喋為報乃是求勝而強相加爭言而競後息非素心也且置是論至於中和為養生作樂之本此皆見於經傳非取諸光之胷臆不可忽也詩

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鹿得美草猶呼其類共食之況君子得美道可不告其執友而共學之乎何光區區仰告之勤而景仁却之之堅曽不熟察也來示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帝王中和之化行則陰陽和動植之類蕃非為一身除病也夫和者大則天地中則帝王下則匹夫細則昆蟲草木皆不可須臾離者也豈帝王則可行而一身則不可行耶人苟能無失中和則無病豈待已病然後除之邪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

廾刀所盜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景仁見而責之曰夫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慼慼隕穫充詘能無病乎孔子曰仁者壽又曰大德必得其壽彼仁與德捨中和能為之乎又云向之病誠由飲食過中是過飲食之

中非中和也光誠愚不知飲食之中非中和更為何物也光所以願者欲景仁舉措云為造次顛沛未始不存乎中和豈於飲食獨捨之乎此則尤所不解也夫中和之道崇深闊遠無所不周無所不容人從之者如鳥獸依林去之者如魚蝦出水得失在此於彼奚損益焉而光重複反覆言之猶噓温以助春吹寒以佐冬徒自困苦夫何為哉正身遇所忠愛不能自默耳夫巳自未能力行而遽以強人此孔子所謂道聽而塗說宜人之不

見信也然景仁明如離朱中和之益著於南山豈景仁所不能睹哉或者偶未之思耳鄙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承其意不承其術謹當熟讀中庸以代素問巢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歷志庶幾有得於桑榆啟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至幸至幸至感至感不宜光再拜

景仁答中和書

君實示諭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在天為中和在人

為中和天不中不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周之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間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難矣哉語曰子疾病孟子曰昨日病今日愈是病亦不能除也樂議終未見

果決續附三篇皆前議闕者幸詳覧焉

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光啟許人至得五日所賜書承氣體休佳至慰至喜示諭孔子孟軻亦病凡議論者以此所有佐彼所闕以此之是變彼之非告之以忠進之以直彼當察之以公受之以虚若饋獻之相交貿易之相資各得所求故可貴也光前獻樂議景仁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勍敵使光何自而入焉夫聚財

異於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光屢有所
獻皆不克納借使光服其不勝然於景仁亦何得哉豈
可徒競無窮之辭請亦置是論處暑以來天氣頗涼望
慎護自愛而已

景仁再答中和書

以律生尺黄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
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為銅籥君實以邕及魏晉以來諸
儒之誤見貺某報以黄帝之法豈非諒直而忠告者邪

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為賢為聖以至於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為善良為賢才矣不得禮樂則遂為惡人不可悛革者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要須見在位設施之如何某以所有以所是奉獻而君實略不虛以受之遽欲置是二說二說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然後為公而不競於為彊辭也

與范景仁第八書

來論云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光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絶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輙敢録呈有不合於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

景仁復第八書

皇祐中與君實官太常同議大樂阮天隱胡先生深詆

李照非是最後房庶來又言二人者亦非是何則以尺而起律也又謂王朴之樂高五律巳而依庶之說令制尺律龠三種而律才下三格與李照同是時朝廷特授庶一官罷歸庶亦自黜其言之不中然君實初與胡阮非李照者近時又以前史不可刋今按前史抵誤獻十條才録七條以呈請詳觀之於義理可刋不可刋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談録之害義理者或為論或為辯以正之所以見為學之志而示於世

注者子是也今夫樂自太祖病之太宗真宗仁宗講求之至必欲救正之列聖之所拳拳者盖以禮樂治國之大而不可一日慢况樂之太簇爲黄鍾宫商易位哉君實今所主是前與胡阮非之者君實前非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邪王朴樂某亦同房庶非之雖髙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復欲用之照樂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吕更嘗言之君實巳悲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三律然君臣民事物皆失其位不可不深念之

與范景仁第九書

聞景仁欲奏所為樂此大不可恐為累非細是非未論或招悔吝尚可舉措所宜慎惜也區區之懇盡託尋叟布之左右願垂識察光寧可為景仁屈服景仁所論為是光所論為非不願景仁上此奏也且景仁所論果是但存文字傳於後世必有施行之時何必汲汲自薦於今日也切告切告不可不可

景仁復第九書

義有輕重事有取捨悔吝舉措輕也可捨也樂重也不可不奏前年定樂樂工有言其非者朝廷鞭配之樂之誤不及匿名事又一救得其義與悔吝取捨孰為重哉

景仁又復書

郊壇設黃道午陛執政大臣及從官贊引初獻而引亞獻終獻可乎誤則百官瞻望以為何如天地神祇宗廟社稷之靈以為何如此禮之失易見者也況樂隱奧而律呂君臣自有上下次序失則又不能知而天地神祇

宗廟社稷亦見之矣以是而思不可不論重焉

與景仁論積黍書

六月中於夢得處連辱兩書自爾以通鑑欲進御結絕文字日不暇給以是闕然久不修報計景仁雖怪之必知其非踈怠也光與景仁自皇祐中論樂迄今三十年筆舌往返前後非一今更欲竭肺肝以仰告亦止於陳言重複秖增煩瀆無益於析理也然景仁今書所詰責者亦不可不略自辨來示云光與胡阮前非李照今又

復主之光鼎時所上聞者正以房庶妄改漢書以就私意謂景仁不宜信而從之近日所上聞者止為景仁以今之太府尺即黄帝時尺恐不然耳至於音律髙下素非光所習學實不曉其是非亦不知王李胡阮之相去幾律何嘗敢不所主有所非邪此則所不敢當也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録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

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全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書邪其餘則與景仁之志殊塗而同歸景仁以禮樂為治國之大而不可慢光豈以為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吕考鍾磬校尺量鑄鬴斛以求先王之樂光謂先王之樂大要主於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黄白黑之異光謂主於温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光謂主於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光之説光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彼諸家言樂者各

有十二律五音更相是非如五方之人言語不通飲食不同各謂我是而彼非孰能正之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於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若欲知其真是真非必有如伶倫后夔師曠者始能知之耳今既未有其人頗景仁且以所著樂說與光書合藏之以俟後世必有知樂者能辨之也光之言止於此自今景仁復以樂論相示亦不敢對也

景仁答積黍書

其與君實議樂前後幾萬言不出於以尺起律以律起尺二事為異同爾其餘則汎同傳記證左而已最先者君實以為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八字某以為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黄鍾之長後言九十分黄鍾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為且庶亦不能為也尺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在尺則曰黄鍾之長在量則曰黄鍾之龠在權衡則曰黄鍾之重皆千二

百黍也豈獨於尺而為不成文理乎隋書諸儒之論始
以一黍為一分之說若爾則黄鍾積實一千二百分而
八百一十分者非也自蔡邕不能知謂銅律尺為銅龠
尺黄鍾萬事根本尺量權衡之所亶者而諸儒尺至有
一十五種逮今千餘年無人是正吾儕業已留意可不
為終之乎君實以青赤黄白黑主於温酸苦甘辛鹹主
於飽謂為其說不然五色者之於衣華於身而已五味
者之於食適於口而已烏取於温飽而云乎哉見君實

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蔟為黃鍾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此非面陳不可持國約石淙相見至時亦當一往以究其說君實云必有伶倫后夔師曠始能知之某以為三人亦不能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無律故也君實云示諭七條或然或否不知何者為然

何者為否請一疏示當為脩改某謂太府尺為黃帝時尺考李照之律與尺而知其然李照以太府尺縱黍而累之亦牽於隋書之説也然其樂比其律高三律律是而樂非也何以知今之尺是黃帝時尺以黃帝之法為律以起尺十二律内外皆有損益其聲和而與古樂合以為鬴斛而其分數其輕重又與周官漢斛銘並同無毫釐之差以此知太府尺太府權衡皆黃帝時物也其法與黃帝之法同起於律也隋謂之開皇官尺歷唐以

至於今者謂隋唐尺則人皆信之謂黃帝時尺則皆駭矣自隋以來至唐以及五代最為亂世而此物不變則自秦至三代至五帝而上黃帝又何疑哉千歳之日今日是也謹此復命

又小簡

樂為小事為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決是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孫宣公馮章靖宋之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房庶令

修之若實當時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乃李照樂君實云不改何也持國大地失脚正可以君實中和樂呼之五方之人言語不通信然至於歌樂則一豈有我是而彼非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不可不盡用何則葢無不是也古人之皆不到也十二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為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之

景仁答中和論

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傳曰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其以為中者對外而為言也君實曰中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此書以中庸為名所指者盖德也非形也其以為心者在身之中有知而無形者也請以堂論之身形也猶堂也對外而言則舉堂之內皆中也若以不近四旁為中則堂之中又有中焉非所謂含藏之中乃得中之中也君實又曰喜怒哀樂之未發既謂之中

則及其既發當謂之外其又以為發者由中出者也出而中節非外而何亦何必曰外又如君實之說此書以中庸為名指德而言則有中有和若然則經當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庸也此書雖以中庸為名至於左右其說始終其義不害旁有證援也君實不喜老莊及輔嗣之說不敢復有稱引今直以本篇義明之經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也故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說君實又曰喝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默語未嘗不在乎中此正所謂擇善而固執之誠之者也至於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豈治心養氣者所能辨哉所謂誠者非別有一物也但誠其心而已矣心至於不勉不思而中道至矣譬如鍾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以其中虛也大小自外而至者也鍾豈預設小大於中而應之哉所謂過與不及者亦因時稱事而為之中也時有異

變事有異宜亦豈可預設中於心而待之也荀卿大學君實之所信也其論心不過曰虛曰靜曰定虛靜定雖非兀然如木石亦豈可形容哉孟子曰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亦言心之無定在也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言心能精一則信執其中也君實既以大本之中便為無過與不及則其下豈當復云發而皆中節也經云惟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然則位天地育萬物葢聖人得位者之所能也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聖人有其道無其位者也經之末又引子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以毛為猶有倫則又明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聖人之心之德與天地參矣但可以意通而不可以形得也今夫穹然而體髙蒼然而色正者天之形也雷風日月山澤為天之用者聖人深拱法宫其迹則百官承序萬物樂生究

其用葢有不可見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器則自天以下皆器也語道則不可見者皆道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非立天下大本者其孰能與於斯愚故曰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韓秉國書

維啓春氣斗温伏惟動止安和相見之期竟未有定殊增耿耿見與景仁書似惟鄙拙論議於公有所未盡者

向讀中和論疑中字解釋未甚明然未敢決然以為非也今試妄言煩公一閲是非幸復垂諭以解愚蔽胷中所欲言者非可以書盡惟冀自愛重而已謹手啓不宣

東國論中和書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為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塞則暗虛而明則燭理而無滯應物而不

窮喜怒哀樂之發有不中節乎中節則無過與不及矣有不和乎在易之卦虛其中曰離為日為南方為火王弼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云天地以本為心者也雷動風行運變萬化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春萌夏長秋落冬閉日月之行星斗之運此天地之迹可見於外者也張官置吏發號施令事功之修舉民物之茂遂此聖人治天下之迹可見於外者也若其所以迹者孟莫得而擬議也凡物莫不有此本又衆本之所自出故曰大本凡物

不得其節則過與不及施於用則為蔽塞為睽乖為不行為患難無此四者和矣故曰達道明乎此者其見天地聖人之心乎



傳家集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六十三至六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監丞臣張書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傳家集卷六十三

宋　司馬光　撰

書啓六

答韓秉國書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作

光啓丁通直來蒙貺書審起居安和至喜亦諭見與景仁書以惟論議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廢久矣光迷中和論所以必欲呈秉國者正為求切磋琢磨庶幾近是耳豈欲秉國雷同而已雅聞秉國有論光不勝其

喜故因景仁請見之何謂恠也然光至愚於秉國之論猶有所未達者請試陳之惟秉國擇焉秉國云中之説有二對外而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此誠如諭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則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名其所指者蓋德也非形也如秉國所諭則中庸應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及其既發謂之外不則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虛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乃相應也秉國又云虛則明塞則

暗此誠如所諭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間升天沉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賢者治之能止於一擇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處於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又曰爲人

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言所定在於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嘗不藏也然而有所謂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謂之虚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静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静然則虚者固不為空洞無物静者固不謂兀然而木石也凡曰虚曰静曰定云者如大學與荀

卿之言則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則失中而遠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謂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獨居宴坐屏物棄事以求虛無寂滅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欻然來感之必未免出應之則其喜怒哀樂未必皆能中節也曷若治心養氣專以中為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則物雖輻湊横至一以中待之無有不中節者矣秉國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為衆本之所

自出夫萬物之有誠皆出於無然既有則不可以無治之矣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觧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為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為非天之心然則為此者果誰邪夫雷風日月山澤此天地所以生成萬物者也若皆寂然至無則萬物何所資仰邪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必不能無亦不可無也故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

不及過與不及皆為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自有天地以来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動極則靜靜極則動盛極則衰衰極則盛否極則泰泰極則否若循環之無端萬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賛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来本以好生為心也易道幽深而輒敢妄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識其是與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

驗之實事竊聞秉國平日好習靜光不勝區區願秉國試輟習靜之心以為習中之心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而觀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則秉國必自得之矣豈待光之煩言哉愚慮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

答秉國第二書元豐八年三月十五日作

光啓辱四日所惠書誨以所未諭幸甚幸甚書文甚多援据甚廣光欲一一條對則恐逐枝葉而忘本根徒費

紙劄視聽無益於進道是宜直指其大要而言之今先與秉國皆知中庸之爲至德而信之矣所未合者秉國以無形爲中光以無過與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户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於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今秉國合而爲

一恐未然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道豈得寂然無思慮哉茍為不思又不慮直情徑行雖聖人亦恐喜怒哀樂不能皆中節也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言聰明睿智天所賦也誠之者人之道言好學從諫人所為也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謂聖德之已成者也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謂賢人之好學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謂愚者之求益者也夫不

歷坎坷不能登山不泝江河不能至海聖人亦人耳非生而聖也雖聰明睿智過絶於人未有不好學從誅以求道之極致由賢以入於聖者也故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於七十然後從心所欲不踰矩以孔子之德性猶力學五十有五年乃能成其聖況佗人不學而能之乎若謂聖人生知自天必不可及則顏子何為欲罷不能孟子何為自比於舜哉舜戒羣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使

舜生而聖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又何𭤨哉詩稱文王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其性近於道處師弗煩在傳弗勤非謂不學而不諫也光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光前書云頋秉國動靜語默飲食起居皆在於中勿須臾離也久必自得之秉國亦嘗留意采其言乎今有人饋食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嘗而先爭之一人曰鹹一人曰酸曷若相與共嘗則知其味矣又有饋藥於吾二人者吾二人未服而先爭之一人曰

寒一人曰溫曷若相與共服則知其驗矣中美食也良藥也光願與秉國強勉而試行之師曠曰秉燭之明孰與夜行吾人雖老矣繼今而學猶庶幾其有益也往來之言奚以多爲

答兩浙提舉趙宣德屼書

光頓首再拜比見邸報聞先大資少保違去盛世驚怛惋痛哀懷如割以道遠無便無由發疏致慰昨晚兵人來忽辱示問幷鄭君所爲行狀欲令光作誌文光實何

人望先公名德何啻倍蓰什百鄉獲接侍之久蒙知顧之厚今得論譔盛美自託不朽何幸如之顧以光不為人作碑誌已十餘年所辭拒者甚多往歲有孫令以書見屬欲令光譔其伯父之翰碑光時復書叙不可為之故頗詳是後又辭王樂道曾子固等數家皆以此書呈之去年富公初薨光往弔酹其孤朝奉在草土中號哭自擲必欲使光作墓誌又遣人来垂諭至于三四光亦以所以語孫令者告之竟辭不為今若獨為先公為

之則是有所輕重厚薄足下試以尊意度之謂光敢為之乎不敢為乎此則不待光辭之畢足下必盡察之矣況先公清節直道著於海內皎如列星決不沉没佗年所以取信於世者在國史列傳豈待光鄙陋之文然後彰彰乎然方今羣公文章高出於衆議論為人所信者何可悉數足下不求於彼顧遣使者自衢至洛走數千里専以相委荷雅意期待如此之重乃敢仰違尊命俾使者虛返其為罪戾擢髮有餘所冀大君子聰明通恕

知其非可為而不為也慙懅恐悖言不能盡

答武功石令飛卿書

光啓縣人来蒙示啓事千餘言大指以為明天子在上宜以時起佐萬一以澤斯民不宜專務自逸何足下期待之過而責望之重也捧讀戰悚流汗及踵光聞君子擬人必於其倫仲尼聖人也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而足下語及不肖動輒以仲尼況之此雖甚愚不辨菽麥之人亦不敢當無乃重增不肖之罪而為足下失言之

累乎不可不可光自惟德行文學言語政事一無所長在稠人間僅及下中但事君不敢欺得官非智力所任者不敢輕受此固為士者之常守無足言者而世俗闒闒之人遽相與驚恠從而譽之光聞之每踧踖發慙不自知其何以致之蓋所謂名浮於實者也性鶩滯不曉時務比又苦衰疾不堪治民遂自乞冗員苟竊微祿以庇身養族天子憐其無佗惡直不才耳而嘗歷事三朝今雖昏耄無所用不忍棄捐俾之掌留臺道宮月給錢

粟而不責以職事如疲牛老馬尚以莝豆飼之不求其任重致遠脫其絏鞅縱之林野使之倘徉自適以盡其天年此乃天子至仁雖天地之覆載滄海之涵容未足以諭而草木魚蟲無一毫之益以報盛德乃光有負於朝廷而朝廷實無負於光也光豈敢養高傲世釣名邀利邪光胷中何所有而足下欲迫之使立朝廷佐下風邪且明天子在上進賢退不肖褒勤黜惰皆決於掌握為人臣者身非已有如金在鎔泥在鈞惟甄冶之所為

用捨進退豈得自專邪竊恐足下誤信世俗之談而有是言也願勿以騏驥之皮蒙駑駘之背而策之使一日千里幸甚幸甚

答懷州許奉世秀才書

五月四日涑水司馬光再拜復書許君秀才足下去年十二月懷州人来蒙惠書自爾日欲因王判官寓書報謝俗事汨沒繼以國喪奔走京師往返殊無暇稽慢之罪固無所逃光性愚魯自幼誦諸經讀注

疏以求聖人之道直取其合人情物理目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竒之論皆如面牆亦不知其有内外中間為古為今也比老止成一樸儒而已鄉屢聞王君具道盛美云道甚髙學甚精孝弟隆閨門名義著鄉里常延頸企踵睎仰聲采固非一日不意過聽遽詒之話言仍示以所述孝睦事迹夫孝弟者仁義之實敦睦者政化之本光以是闗足下之志固不待承顔接辭而後知之矣欽服欽服夫玉韞窮山十仞之

土不能掩其光珠潜深淵岸草爲之不枯足下姑進德修業但恐大名不免彰徹於世勿病人之不已知也光屬受詔守陳不久留於洛王君多訟牒在外今日暫見之来旦復出輒走此布區區草率不悉仍封舊注古文孝經一册容易上呈庶達鄙志光頓首再拜

與呂晦叔簡

光啓自晦叔入都及得共事每與僚寀行坐不相離未嘗得伸悃愊雖日夕接武猶隔闊千里也今不幸又在

病告杳未有展覲之期其邑邑可知光平生有國武子之疾好盡言以掊人過遇庸人時或妄發以取恨怒況至交益友豈敢反懐情不盡乎晦叔自結髮至仕學而行之端方忠厚天下仰服垂老乃得秉國政平生所藴不施於今日將何俟乎比日以來物論頗譏晦叔慎嘿太過若此際不廷爭國事蹉跌則入彼朋矣願慎旃慎旃光誠不肖豈敢以憂國為已任然昨日富家之諭已上聞矣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醫家事付康惟國事未

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

與呂晦叔第二簡

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為如何更不煩答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答彭朝議寂書

光啓辱書奬借太過期待太厚且愧且懼殆無所容光稟性甚愚求道多蔽德行言語政事文章皆不逮人齪齪廉謹自守而已不意時俗妄加虚名如火附螢如膏污衣潛迯湔澣不知所避固微生之不幸未嘗敢取以爲已有也屬者朝廷誤賜甄擢俾待罪政府辭不獲命僶俛就職每内訟非據如籍蒺藜素與足下未嘗得接聲采之熟陪從容之久乃能不遠數千里教以所不及

非光無似克堪大賜乃足下愛君仁民之志勤懇切至不暇擇其人之可否而語之也銜荷盛德刻骨不忘謹當寶藏時取伏讀以自警策庶幾少副萬分之一譬如駑馬聞騏驥嘶鳴不自量度踊躍躑躅亦欲疾步而從之殊不知軼景遺風雖破骨絕筋而不可及也雖然朝廷近發詔書溥罩四海雖市廛畎畝之民皆得直上封言事足下位為朝大夫任為部刺史於朝政闕失民間疾苦顧不惜以時上聞俟禁中降出得與諸公評議協

同者即行之幸甚幸甚光再拜

答程伯淳書

光昨日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者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

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
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
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
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
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
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
以孔子為比乎承關中諸君決疑於伯淳而伯淳謙遜
悖謀及於淺陋不敢不盡所聞而獻之以備萬一惟伯

淳裁擇而折衷之

答吕由庚推官手書

光再啓示諭史院所取文字光前此亦蒙耿稟兩朝所上章疏光以身今尚存難將諫草内授史官但答云所上疏内多涉朝廷機密不敢輒具録上伏乞朝廷於禁中及中書密院檢尋如有可采者乞下史院修纂今來先中丞文字又似不同子孫正當發揮前烈垂之不朽唯於慈壽乞增奉養一事恐當諱避其餘言時政闕失

彈奏大臣等事今日不錄中史院則先公平生事業遂汩沒矣更希裁度光再啓

貽劉道原

光再拜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訖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談嘲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也渠

亦當時見衆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別自私著此書也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道原五代長編若不費功計不日即成若與沈約蕭子顯魏收三志依隋志篇目删次補葺別為一書與南北史隋志並行則雖正史遺逸不足患矣不知道原肯有意否其符瑞等皆無用可删後魏釋老志取其要用者附於崔浩傳後官氏志中氏族附於宗室及代初功臣傳後如此則南北史更無遺事矣今國家雖校定摹印正史

天下人家共能有幾本久遠必不傳於世又校得絕不精只如沈約叙傳差却數板亦不寤其佗可知也以此欲告道原存錄其律歷禮樂職官地里食貨刑法之大要耳不知可否如何如何光再拜

答范夢得

光前者削奏時將謂宫教二年改官不知新制乃須五年得無却成奉滯否慚悚慚悚夢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

注於逐事下記假如實錄貞觀二十三年李靖薨其下始有靖傳傳中自鎖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佗皆倣此自舊唐書以下俱未曾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注所出篇卷於逐事之下實錄所無者亦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于申之

類及為其事張本起本者皆附事首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筮知八世之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諶草創子産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谿氏注云傳終言之之類皆附事尾者也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如左傳子罕辭玉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寀相有忠直姦邪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佗官則附於到官時或免卒時具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者日月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

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看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翦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梁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徳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該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説

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畧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捨者云某書云云某書云云今案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假如武

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若止為文章詔誥若止為除官及妖異止於恠誕訴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諠譁竊恐非宜肅宗時李泌誦黄臺瓜辭之類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已詔李德裕討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何罪亦須存之或文繁多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儆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

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安有牽合如水入斗為朱字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為人所忌或為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偽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詼諧有所補益如黄幡綽謂自己兒寂可憐石野猪並謂諸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畧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此即據長編錄出者恐要其長編已寄還道原見式樣故也甚思與足下相見熟共商榷無因可得企渇企渇中前寄去晉紀八卷寫淨草者必已寫了其元

本却告分付兒子康令帶来雖未了亦告分付蓋為令夏遞往南康軍路中遺失却三卷若更失此則都無本故也其寫了淨草續附遞来不妨緗所請出魏紀令令李永和帶去有改動者告指揮別寫及楷改目痛燈下作此書想其不謹光上

凡有人初入長編者並告於其下注云某處人或父祖已見於前者則注云某人之子或某人之孫令更寄貢父所作長編一冊去恐要作式樣並道原廣本兩卷並

告存之向去不使却寄示也

三省劄目

先比日牽强入朝欲與諸公商議數事貢其短拙以求
采擇無何上下馬不得須至在朝假謹具劄目如左當
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張者莫如免役錢不惟刻剝貧民
使不聊生人雇得四方無賴浮民使供百役官不得力
為今之計莫若盡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民間息肩者什
已七八若慮逐處利害不同即委諸路轉運司及州縣

具未便事理申陳朝廷更為相度別立一州一縣勅施行第一不可委提舉司相度彼雖本職籍賴役錢如魚之有水安肯放免必來沮難無疑也光見欲作一文字奏聞若降至三省望諸公同心叶力與贊成如此行之可以除久弊蘇疲民凡法久則難變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戶雖愁苦上戶頗優便常情論議已是非不一若不於此際決志改之恐異日遂為萬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用民力貧民常苦富民優矣朝廷今欲整治天下

蘇息疲民先須十八路各得好監司一兩人忠厚曉事
憂民忘私使之進賢退不肖興利除害朝廷於本路事
有所不知問之則以實對委之措置則不至乖方然後
可以倚仗為耳目股肱也茍非其人則百事倒置矣前
日所草監司資格及委官薦舉文字不知諸公曾徧見
未若如此可行則早告進呈施行然立格為易守格為
難既出指揮以後願諸公堅執此格勿自隳壞始為有
益也旱勢可懼若春更不雨必成大饑不可不豫為之

備國家所頼爲根本者莫若農民農民者衣食之原國家不可不先存恤也欲加存恤莫若察其乏食之初早加賑贍使各安土不至流移官費既省民不失業此上策也若已流移官雖多作擘畫散米煑粥徒聚爲餓殍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豫先將常平斛斗在州縣者十分中支撥一分充賑貸米委州縣櫓管許一面支破常切覺察鄉村人户有闕食者許經本縣投狀據口數多少老小出給歴子每五七日一次赴縣請給口食先從

下户爲始縣亦置簿拘管請却之數如此救接直至成
熟日方即一切住支却令還納所貸元數更不取利息
如此始是實惠弋俊已獲未聞賞獲之者其將官討捕
者不無搖擾宜早罷之前日蔡尹來言開封有巨盜朝
廷有募人能禽之者賞以班行今既禽之止賞以錢孔
子稱去食去兵無信不立聖朝政令豈當如此諸公更
美其多者范景仁當仁宗不豫未有繼嗣天下寒心莫
敢啓口之時獨能首建大議以安宗廟社稷章十九上

除官不拜可謂以身徇國之臣其功不在文富之下今文富重賞景仁獨不霑及太皇太后亦應知其功大願諸公進呈秉國文字時詳為敷奏乞優與推恩前日簾前宣諭上封事異等者宜畧加旌賞此乃聖朝美事光有看詳封事歷三卷官職姓名及所言事一一有之願諸公同於其間選擇才識出衆者具姓名敷奏量加褒異以成聖心

密院咨目

光比日曳病入朝只為欲與諸公商議數事於簾前敷
奏終不能得聚廳今光飲食日減不能造朝未知幾時
復得瞻望顏色須至具咨目如左呂大忠言夏虜乍恭
乍驁由私市公行故也其延慶侵疆有害無用終當與
之然今日未可與也俟大忠到官審察事勢先奏乞嚴
禁私市不過年歲間彼必屈服遣人來祈請然後朝廷
下詔曠然歸以侵疆赦其罪戾自今貢賜往來一切如
故此策大善請明公更召見詢訪其詳然如光愚見若

只如去夏約束則大是悠悠徒為玩令一無所益須别立法云應漢户熟户與西人私相交易者正犯人處斬妻子送江淮編管粉壁曉示許人陳告即時支係省錢五十貫充賞本地分廵檢寨主監押並衝替仍令經畧司本州常切覺察如此逐處行却一兩箇方能禁絶若西人徃年興兵壓境以脅慶州劉忱時亦莫之聽但堅壁清野使自疲弊而去河東經畧司總領二十餘州軍邊面千餘里地接二邊帥府之重孰過於此而以吉甫

處之果能稱職否且如昨者北敵侵火山地不與於初
累石時吏令撤去彼若放箭我射何傷仍明據道理縻
行文牒痛加詰責云當奏朝廷問諸北朝令朝廷亦不
共理會示之以弱但恐春暖敵狃於得志以為南朝易
與大興徒衆廣有占割朝廷亦坐視無如之何土地者
國之本若虜惟意所欲無問多少要取便取成何國家
此由邊帥不能防微杜漸故也渠自乞撥州諸公何不
早許之别擇老成重厚有膽畧者以代之子厚方欲措

置浙河為經久之計而元帥乃一方頭目其人豈髙材英器憂國忘家者邪願早易之勿致敗事御史所言保用罷按閱甚當宜從之彼得三時務農豈顧此微𣲖賞物而省國用不少但與逐旋置庫量留些小金帛遇冬教時委令佐選絶藝者賞以銀楪子銀盆綵段如何又班行雖云猥賤亦是國家命官豈可如泥土與人其出等事藝及正長教人及分數欲更不與班行正長所以鞭撻保丁只為木及分數千賞故也前日見駕部來白沙苑地狹不能容京西

所送騾馬且彼無壯馬徒多養騾馬何爲但使之積死
可惜耳欲令京西未發者皆烙退印還民已發者令沙
苑估價出賣如何若可取望早指揮然監牧亦不可不
一面早差官相度興復漢唐都長安故養馬多在汧隴
三輔之間國家都大梁故監牧在鄆鄭相衛許洛之間
各取便於出入故也今宜且復近處一二監各有舊基
故也子厚嘗言軍賞誤何時當與裁減改正邊人立小
功者宜勿賞此宋璟所以安開元也封事大約已徧上

有兩復吏云其籤子厚欲有去取既難得會議彼亦無大利害但請子厚欲去者去之餘令進入貴早結絶

與三省密院論西事簡

不和西戎中國終不得高枕光所上芻蕘果有可采否縱未欲遽以侵地歸之且下一詔數其不賀正旦生辰及登寶位臣禮不備諭以天子新即位務崇寛大曠然赦之自今貢奉賜予宜皆復舊規但不責其必來獻地分畫疆界而已令保安牒與如此則彼此相彌縫且有

名又不失大體不乘此際為之萬一彼微為邊患或更出不遜語愈難處置願諸公熟其多者

傅家集卷六十三